

影像

生命会在春天绽放

——电影《远山花开》观后感

守望「天路」

紫阳 付调娥

金竹山地处深山,高海拔,被天堑阻隔,由于山区森林茂密,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有着生命最基本的供养。一代又一代的竹山村人在这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从前,走出这里只靠一条异常艰险的羊肠小道,翻山越岭,很多人一辈子都没下过山。下过山的也是走得星月黯淡,精疲力竭。

在这里,人不能主宰自己。竹山最喧嚣的一次改变是在2006年,八百村民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向天堑挺进,那些坚硬的顽石被一点点凿空,成为连接竹山和外界的通道。那条通道使初抵这里的人没来由地憋住一口气,仿佛一张嘴会惊扰了沉默万年的石壁,现代文明的交通工具,在它的俯视下显得微不足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惊叹得出了一脑门汗珠子。当你面对那么阔大的一面岩石绝壁,你会为这片刻的驻足感动,因为你发现,世间最繁华的不是车水马龙,更不是灯红酒绿,而是这千古沉寂中的伟大等待。悬崖下的通道如血管般走在肌肤里,你能感受到它的那份温热,每一次律动都使人心怀梦想。

其实,这条路早已平淡无奇,如果不是钢钎留下那些跟蜂窝窝密集的印痕,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只是垂直悬崖的一条裂缝而已,很难让人相信它诞生的艰苦过程。大红崖的旁边前几天遭遇过一场浩劫,暴雨下得撕心裂肺,泥石流无情地淹没了这段路。一位妇人悲切地惊呼:“大红崖垮了,这怎么办?以后我们怎么生活啊!”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两天后那条路恢复如初。

无论如何,燃烧的夏天来了。一人高的苞谷秆显得有气无力,叶尖已开始打卷,南瓜藤攀援在路边,东倒西歪开始泛白,狗尾巴草更不像话萎靡得一塌糊涂。三栋两层的小楼都被它们连累得没精打采起来。炎炎的空气粘连起往日的轰鸣岁月,铮铮作响的钢钎声,嘹亮的号子声响彻天际,是一群桀骜不驯的人改变了这里的样貌。

当我到达小楼门前时,身穿绸缎碎花短袖上衣的女主人正在与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话别,女主人瘦削的脸上挂满灿烂的笑容,小伙子有空了再来家里耍,小伙子腼腆地答应着。当他绝尘而去后,女主人回头发现正在不远处讪笑的我,哈哈一笑:“哎呀,这么大的太阳你是从哪来的?快,到屋,到屋歇凉。”主人姓侯,我就喊她侯嫂子,侯嫂子女儿出嫁,儿子在外打工,儿媳在镇上送小孩上学。她和丈夫在家养了一大群羊,种地喂猪。她给我算了一笔账,春天茶园收入一万多,冬天卖羊两万多,不算其他零星收入,他们两个人的家用开支都不用儿女们操心。

说起修路,侯嫂子笑得更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好像不晓得累一样,天不亮就吃饭,走时还要带一碗,大家都是划分了任务的,做活时各干各的,吃饭都凑在一块儿,冬天捡柴的捡柴,热饭的热饭,热闹得很!”不知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侯嫂子笑得前仰后合,看样子她是要把修筑天路的快乐永远享受下去。我仿佛看见湿凉的空气里有一大堆人围坐在荒野的乱石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然而,快乐的时光很快被劳动的喧嚣代替,大家继续汗流浹背地挥锄扬铲。

“你还没吃饭吧!我做饭给你吃?”侯嫂子再三问。“吃啦!刚吃完饭就走的。”“你要一会儿我再给你做。”“不了,我还要往上面走,去看看。”“那我做好等你回来吃。”

她带我穿过堂屋去屋后的阳台上看房子的布局,整座房子面向大路背临山坡完全建在陡坡上。侯嫂子说这里当时真不能看,太陡了,结果房子修起来就有些出人意料的好,从这到大红崖都没人家,他们就选择了养羊,结果被碰上了。她双手一摊,又是哈哈大笑。当时找不到适合的地基,从山上搬来费时颇费了些周折,还没有钱。手里一万块是准备别人的,看我们实在难就宽限了时间,让我们先修房。侯嫂子很知足,她庆幸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正午的阳光注满昏昏沉沉,在它的推进下,热浪沉重,像燃烧的火焰缓缓上升,直到空中凝结成一团,那热气骤然落下又深深地渗入大地,被彻底吸收,融解。坚硬的地面上身子遮住的大影里,凉气在脚踝处开始萌动,与明亮里的热对峙。此时,周大娘歪着身子坐在门口,冲白色的道路张望,路边是她家茂密的苞谷地,美丽的浅紫色绣球花热烈地开放着。

周大娘今年87岁,他和老伴儿共同养育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她跟小儿子生活。修路那会儿家里老的的小,一大家子就两个劳动力,修路是按劳力分配的。两位老人就在家照看孩子,种地喂猪,直到现在后生们要么打工要么上学,老人家仍然乐呵呵地做着这些事。她说:“你看你都在团转,出种得很,庄稼年年都好,猪是喂不动了,喂鸡十多个呢!想吃就杀。”周大娘看上去与她的实际年龄不符,硬朗的程度也就七十左右的样子,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起来喜欢眯着眼睛,调皮地眨眼,难怪嘴唇周围布满密密麻麻的表情纹,像一条条纤细的小溪,欢快地向嘴流淌。周大娘非要让我尝尝她的茶,我不想麻烦老人家,自己也带着水就婉拒了她的好意。老人说着说着还是起身,“你好歹尝尝,我这茶与别处不一样。”果然,茶叶的清香萦绕在口腔经久不散。生存在这里的人都有着宽广的胸怀和善良的心。

四面群山浩荡,绵延起伏。一丛一丛的茶树点缀在对面斜坡上,绿意苍苍。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风光要柔顺得多,也妩媚得多。依我的心性很不得把家祖宗十八代的事都挖出来捋一捋,但开朗的大娘在谈到自己儿子意外身故时情绪明显低落下来,我不忍去撕老人的伤疤,急切间又找不到安慰的话,只好拼命夸大娘。

抬头,辽阔的天空一望无际,西南角白花花云团横移过来,在它的右前方有一小团静止着,跟个狮子头似的回头张望,等待它们走近迅速融合,消散。

袁姐姐神情恬淡,身着整洁的休闲装,遇见袁姐姐的时候,她正在清澈的阳光下,坐在路边的树荫下与一堆拳头粗的树根搏斗,她说那是药材,趁清晨凉快去挖的。树根被她泡在一个大盆里让清凉的泉水冲刷着,只见她一手抓住树根,一手用刀狠刮上面黑乎乎的表皮,直到白白净净才并列放在水泥路上晾晒。袁姐姐告诉我:“山上药材多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只要挖回来了,很快就有人来收,方便得很。”“要是放在从前不是要背下山,到毛坝去卖?”我充满好奇地问。“毛坝太远了,我们一般是去四川。”说着袁姐姐起身到公路边抬手指向远处,“你看那里的水电站,就是四川,我们从这边下山,那沟里有船。”目光穿过重重叠叠的山峰有一汪绿水在厚重的堤坝里沉寂着,而山峰深处隐约的小径有人走过的痕迹。目测到达那里也是好几十里。

“去的时候还好,回来全是上坡路啊!”“是啊!跟上天一样。”袁姐姐嫣然一笑。“修路那么长时间,庄稼怎么办?”“抽空做,家里还养了四五头猪呢!”袁姐姐骄傲地说。

当她和乡邻们高一脚低一脚走在黑暗之中,去向远处的工地时,好像结伴去赴一场盛大的宴会。我发现这里的人最乐意谈论的就是修路,对她们来说那不是辛苦的劳动,而是在玩世间最快乐的“游戏”。看似柔弱的巾帼们,在料理完家务后,在深深的夜里高举着火把赶向目的地,任何时候都不曾掉队,因为她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从铁索大桥到金竹山,再到四河头,道路由低到高,蜿蜒盘旋在深山里。自从有了这条路,深藏在高山旷野之中的每一户农舍才被稳稳地系在现实世界之中,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茶园、养殖场,引进种植技术,文明洪流般涌入这里。金竹山是高大的,它的豁达、宽厚、热情深深温暖着从繁华冷漠之地跋涉而来的每一个人的心灵。



汉水军魂 刘江 作

中的情节冲突也很到位,老校长的传统保守思想不让孩子们去比赛和刘老师坚持争取让孩子们去,在表达语言上、情节设计上,特别是因为去了后的结果呈现上,形成了老校长和新时期刘老师在教育教学方面的不同理念和方式。

(胡学明)

这部电影反映了脱贫攻坚时期陕西南部农村地区的巨大变化和群众的精神风貌,承载了苏陕协作的厚重情谊,体现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生动实践,彰显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和心系三农的炽热情怀。电影中的很多情节都来自苏陕协作的真实故事,比如主人公的教学方式,就取自南京市浦口区赴陕西镇安县支教教师组织的“梧桐课堂”。影片取景地陕西高洛市,是南京对口协作的地方。这是一部投资不大的小制作电影,虽然没有华美的制作、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却以真挚感人的故事情节打动每位观众,将人爱人的价值直达内心深处,浸润心田,是一部讴歌时代的成功的、优秀的文艺作品。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备受教育启发。

(汤贵勇)

电影中的刘聪慧是一位非常勇敢和有爱心的老师,她在与留守儿童相处的过程中,不仅帮助他们学习知识,还教给他们许多生活技能和道理,用自己的善良和爱心,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关爱,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变得更加自信和坚强。影片中的留守儿童们是非常可爱和天真的,他们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成长,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和挫折。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一颗纯真和善良的心,他们渴望知识和成长,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在与刘聪慧相处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处理好自己的情绪问题,变得更加成熟和独立。现实中,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关爱,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他们的心理需要呵护。是聪慧老师这样的人,用爱和真诚照亮了他们贫瘠闭塞的生命,点亮了他们眼里的希望之光。

(李艾)

留守儿童将会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远山花开》也是一个偏向创作的范例,将江苏南京与陕西高洛的对口协作工作完美融入其中。南京与高洛,两地虽相隔千里,但两地意相连、情相融。不光南京和高洛,我市的汉滨区和常州市武进区也是苏陕协作的成功之作,两区对口协作26年来,情谊越来越深厚、交流越来越频繁、协作也越来越有效。“有多少次挥泪,就有多少次成长……”歌声回响在演播厅回音壁间,刘聪慧老师在钢琴伴奏,她青春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与幸福。显然,一架钢琴体现了城乡之间的差距。眼下,这个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在这个演播厅甚至融为一体。这架钢琴的两个主人:刘聪慧老师和她的学生张承峰,恰恰体现了城乡差距缩小的速度与距离。

(何清)

比赛中,他用自己的歌声表达了对父母的感激和祝福,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正如影片所揭示的,留守儿童的情感缺失和农村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的现象已成为当代社会的热点话题。通过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和成长历程,也可以看到西部乡村的现实状况。电影中,刘聪慧和张承峰的故事不仅展现了爱和成长的主题,更让我们意识到教育公平的重要性。

(刘献兵)

通过这部电影,可以看到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和成长历程,也可以看到西部乡村的现实状况。应该关注农村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留守儿童关爱精神要求,加强教育关爱场所、设施建设,完善学校关爱制度,合理调配教育教学资源,开展好留守儿童关爱活动,关心关注留守儿童生活、学业、安全及心理健康,点亮教育之灯,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电影中的刘聪慧让我印象深刻,敬重之心油然而生,她是一位非常勇敢和有爱心的老师,毅然决定到大麦村支教,帮助那里的孩子们获得更好的教育,与留守儿童相处的过程中,刘聪慧不仅帮助他们学习知识,还教给他们许多生活技能和道理,用自己的善良和爱温暖着每个留守儿童的心。

(郭先猫)

他们就像埋在黑土里的种子,只待一场春雨,就会开花。《远山花开》以真挚朴实的情感、极具文艺气息的艺术表达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乡村儿童情感教育的缺失,让更广泛的人群把视角转移到农村。20世纪90年代,一代人从农村走向城市,参与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与发展进程中。在他们身后,一群留守儿童散落在村村落落、沟沟坎坎中。这些孩子大多在2岁至15岁之间,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在乡村中成长。孩子们常常见不到父母,缺少了父母的陪伴与关爱。正如结尾主题歌唱的那样,《远山花开》讲述了生命的困境,但并没有沉陷于苦难叙事,而是以一种既朴素又动人、既生活又艺术的表达,关照留守儿童和乡村教师的精神世界,当片尾张承峰成长为一名音乐教师的时候,我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远山花开,并且相信在这样的精神传承中,远山花开的美好会一直延续下去。

(刘敏)

电影主题突出,以关注留守儿童为主线贯穿影片,以巧妙的角度和手法既体现了留守儿童对父母亲情的浓烈渴望,对大山之外的憧憬好奇和山区儿童的质朴纯真,也表达了乡村振兴时期边远农村仍然是社会事业必须加大投入和关注的重点,只要方法对头、措施得力,以留守儿童为代表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电影情节引人入胜,有很多细节镜头都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特别是刘老师带着一帮孩子在山上问他们的愿望是什么时候,最后留守的几个孩子都异口同声地说出了“想爸爸妈妈回来!”把人间最宝贵的爱表达得淋漓尽致。当然,电影

影片中的那山那路那学校、那风那土那人情,直击我的胸怀,这其中,曾经也是我儿时的场景——提着火盆赶山路上学、从家里自带饭菜、放暑假打猪草割麦子……一场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彻底改变了农村教育现状,使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教育。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宝藏,但宝藏的人口不一样。老师的工作,就是找到那把打开宝藏的钥匙。支教老师刘聪慧正是找到了打开张承峰这个宝藏男孩的钥匙,当她带着张承峰从门洞里钻进杂物间练习钢琴的时候,她才是真正地走进了这个男孩孤闭的内心,找到了那把打开心门的钥匙,才让这个拒绝说话的孩子在最终能够开口说话,最后能够站在舞台中间,自信而又婉转地唱起的那首美丽的歌谣——《远山花开》。刘聪慧用音乐打开了留守儿童们封闭的心灵,带着孩子们喊山说梦想,诉说对父母的思念,也用音乐给孩子们建起了强烈的自信,为单调的留守儿童生活唤起了别样的色彩,为孩子们播下了靠学习改变生活的种子,践行了教书育人的灵魂工程师的使命。

(刘安正)

《远山花开》被称为苏陕版“山海情”,其中的很多片段都来自苏陕协作的真实案例。影片中,这部影片以留守儿童关爱、乡村教育为表达,以“苏陕协作”、乡村振兴为内核,以小的切口反映大的时代,情感真挚朴实,地域色彩浓厚。揭开留守儿童、乡村振兴的时代话题,电影《远山花开》的题眼,正是孩子们的内心渴望与“没有出镜”的那群家长背后的深度精神交流。从头至尾,主角无声的表达,却深深触动了每个人的心,让乡村教育,尤其是乡村儿童教育等议题,划开了新视野。

(李彬鹏)

通过音乐教育、喊山、参加合唱比赛等对乡村儿童进行心理的启蒙心灵救治,同时质朴的孩子们、倔强的老校长、一直关照张承峰生活的大学生村官等等也温暖治愈着对母亲沉痛思念的刘聪慧。电影中令我潸然泪下的片段,莫过于刘老师带孩子们踏着积雪到山顶喊山的场景,在刘聪慧的鼓励和温暖下,羞于表达情感的孩子们满眶泪水向大山喊着“爸爸妈妈我想你……”这群孩子无论梦想是去当兵,还是逛一次西安城、考上北大清华,但是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早点回来才是他们内心共同的呼唤。今年6月我参与了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半年检查,在检查中我体会到,人才培养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原动力,人才的教育培养是关键,尤其农村留守儿童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特殊群体。

(刘中华)

电影中,最让我感动的是留守儿童张承峰,他是一个淘气、调皮的孩子,但在和刘聪慧老师相处的过程中,他逐渐变得成熟、懂事。他开始理解父母的辛苦和付出,也逐渐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音乐

安 康 散 文 简 史

卢云龙

分层次建在一座小山上的县城并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东西:房屋都很小,有三面墙被刷成粉红色的寺庙,一座建在山顶的宝塔,在城市的中央还有一个郁郁葱葱的小树林。

很少有人从城里出来看我们,因为县城离汉江还有一点距离,而且必须要穿越旬河。那些来看热闹的都是些粗鲁的人,他们取笑我们的鼻子,并且管我们叫“洋鬼子”……

皮亚的文笔诙谐幽默,详细真实。本来他们是要进旬阳城的,只因为一位来自汉口的信使要给他们送来从俄国转寄的信件和包裹,便又逆水而行到达兴安府(今安康)了。

兴安府就在江的右岸,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它的城墙,在城墙的后面还可以看到许多寺院的屋顶。而在兴安府的后面还有这些远山耸立在树林和一些光秃秃的树干之上。远远望去,那些光秃秃的树干酷似一根根的立柱。

汉江的河床变得很宽,我们把船停在了城市的对面,即汉江的左岸……我们的船一直停泊在兴安府对岸,等待官府的船到来。直到一位衙役前来询问我们是谁,要到哪儿去,他想知道我们是否就是他们已经等了好久的外国商人,以便能为我们准备食宿。

在这篇游记性很强的散文中,作者也为我们描述了一百多年前安康人的愚昧无知和蛮横粗鲁,但也客观友善地写出了当时兴安人的朴实与真诚。作者用了不少文字叙写了一位十八岁的年轻人想买他们的“外国眼镜”,也就是双筒望远镜。当得知他们不是商人时而表示十分遗憾。作者皮亚是一位画家,他建议为这位“面目清秀”的年轻人画一幅肖像,年轻人爽快地同意了,当这幅肖像快要完成的时候,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年轻人突然跑了,继而又回来变得气势汹汹要拿走那幅画。因为那位年轻人听说如果他的肖像画留在洋鬼子手里,那么他将必死无疑。后来还是船主对年轻人进行了解释,才渐渐镇静下来,化解了一场误解。作者写道:“人们在自己的肖像画完成后对于死亡的恐惧,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欧洲的一些民族之中。在中国我已经给人画过了好几幅肖像画,然而这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事。”

不过,皮亚到了石泉就不一样了。他在石泉街上碰到一位穿着非常华丽的“大人”,这位地方长官抓住了他的手臂,非常礼貌客气地请皮亚去他家喝茶,并请他为自己画张像留个纪念,同时还送皮亚两盆花作为礼物并搬至船上,那位官员还亲自带着自己七岁的女儿到船上对他们进行回访。我们还是回到作者笔下的“兴安府”吧。到今天拿着一把雨伞在兴安府的街上散步为

止,我离开圣彼得堡已经整整一年了……我想在城里面走走,画一些最有意思的建筑。天上不停地下着毛毛细雨,没有雨伞的话根本就无法工作;我的那些新朋友非常热心地来帮我的忙。他们搬来了椅子,并且帮我撑着太阳伞,或是用他们的雨伞为我遮雨。

兴安府是由两个特征明显的城市所组成:旧城(旧界)更靠近江边,而新城(新界)则离汉江更远一些。我沿着用石头砌成、维修得很好的城墙顶上绕旧城走了一圈。我没能访问那个在中心建了一座漂亮宝塔的新城。

沈弘先生编译推出的这篇长文,还附上皮亚赛特斯基博士的10余幅速写,其中一幅是作者在兴安府的城墙上所画的旧城及其河街与汉江的一个截面。画面气势恢宏,构图精巧;近景人物街市,街道清晰;远景群山连绵,风云变幻。给我们留下了一幅难得的历史画卷。还有一幅表现石泉县城的城门和城楼的画像,从图中可以看到,街道两旁的房屋建筑都有高高翘起的屋檐。这种建筑风格与中国北方典型的建筑风格不同,更接近于四川的建筑风格。在石泉县,皮亚还给一位编织布带的妇女画了一张速写。并写道:“她的双手灵巧而快速地工作着,编织出来的束带大小相同,表面光滑,坚固耐用。”

通过以上的文章和图画,为我们当今的安康人了解过去的安康有了文献性的依据。历史如过眼烟云,我们当珍惜现在的发展时机,趁势而上,把自己脚下的这片热土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笔者还从李厚之、张会鉴、郑拯猛纂辑的《安康历代名人录》一书中查寻到一位高僧与安康的不解之缘,也为本书“游历安康作家的散文”增添一份重量。

这位多次来安康任教职并在安康居住了3年的力空法师,俗名任重远,别号念庭,山西赵城县人。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思想趋向进步,辛亥革命时曾奔波于汾阳道中。民国七年,28岁时毕业于山西行政研究区长班,即开始从政,先后任安泽县区长、隰县、曲沃、灵石等县县佐,后任阳泉县、灵寿县、定襄县县长。他在从政期间,耳闻目睹官场的腐败,深感宦途不可久恋,遂于定襄县县长任中违章辞职。1927年2月皈依兴唐寺住持妙法法师座下,同时受了菩萨戒,1932年8月依法剃发师剃出家,继而受比丘戒,法名昌意,法号力空。从此走上求佛道,化众生之菩提大道。曾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72年12月4日圆寂,世寿81岁。

力空法师在40年的佛教生涯中,曾任过太原千寿寺僧学院教务主任;《山西佛教》杂志总编辑,陕西兴善寺巴利三藏学院教授。在赵城广胜寺等五六

寺院任住持,并在各处寺院法会中讲过《金刚经》《楞严经》《地藏经》《心经》《四分律》等,为弘法利生事业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沦陷后,他仍在广胜寺继续弘法,该寺原藏有金代刻印的《大藏经》一部5000多卷,堪称无价之宝,日军欲抢走广胜寺的《金藏》,力空悉此讯后,立即找到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军处并转报大岳军区司令员陈廉,派遣战士将这部《金藏》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

《金藏》这一国宝,由于力空法师舍生忘死地保护和及时抢救转移,得以幸存。北平解放后,由太行区行署将经卷护送到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入藏。20世纪90年代初,《人民日报》刊发消息,称《金藏》已全部整理完毕,凡5000卷。《金藏》和《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图四大镇库之宝。力空爱国爱教的壮举,在中国现代民族爱国史和佛教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力空法师与安康渊源颇深。民国三十二年(1943)他就与北京慈云法师、武汉大通法师、西安觉性法师来安康大溪寺讲经传戒。后与古训大和尚等进行寺院改革,变子孙寺为十方寺。1947年又应安康大溪寺之请前往讲经弘法。1954年,充任安康天柱山白云寺住持方丈。闻者向慕,善信登山礼拜者无虚日。1955年,安康县佛教协会成立,选为理事会常务理事。1956年8月,应陕西省统战部之请,力空由安康来户县草堂寺,当时寺内有僧众十余人,实行农禅生活。在此期间,力空曾住北京出席中国佛教代表会议,被选为理事。1959年返回太原任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及山西省政协委员等职。

力空法师一生对文学、史学颇有根底,擅长诗词散文写作,并有《念死文汇》行世,即《劝修净土诗》《离垢随笔》《修净土法的扼要》《我的往生高贤录》《菩萨学行初步集要》《心经讲义集要》《广胜志》《口业一、二集》《一西室草稿》《实行毗尼文疏》《吟尘集》《石膏山志》《憨室笔记》《霍山志》《憨室心声集》《我之随笔》《疯癫大师传》等20余种。后来,因势所迫,力空法师返回故里赵城许村,但他仍着僧服,持僧戒,并自号“安孝老人”,平静地过着平民生活,诵经拜佛,埋头著述。《赵城人物志略》《世界形迹录》《古方论》《脉理真谛》等10多部著作就是在这时期写成的,充分表现了一位高僧精深的修养和超凡的思想境界。

至此,有关安康近现代的散文作家及其作品被笔者从历史的烟云文海中“打捞上岸”。当然,这也许只是文海中的几朵浪花而已。或许有更多更大的惊喜有待众人的再寻找发掘展现出来。

(连载十九)